

著名作家 编剧 **龚智勇** 最新作品重磅出击
吴京安 张凯丽 联袂主演

高官下水
黑白交锋

对手

龚智勇◎著

汪国真题



央视热播同名电视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125 8969 8

高官下水 黑白交锋

对手

龚智勇◎著

汪国真 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手/龚智勇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81139 - 729 - 1

I. 对… II. 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842 号

长篇原创小说

对 手

DUISHOU

龚智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17.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729 - 1/I · 08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phcp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汪國真



我的挚友龚智勇的又一力作《对手》（小说版）即将问世，由他编剧、吴京安和张凯丽主演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即将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智勇是一位勤奋的高产作家和编剧，他写的影视作品涉猎广泛，古装、历史、现代、军旅、公安等题材，精品频出。

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市纪委书记凌云上任之际，丈夫杨天雄突遭陷害，银铛入狱。女儿被人绑架，命悬一线。各种扑朔迷离的事情纷至沓来。凌云最后才知道悄然伸出魔爪、隐藏在背后的对手竟然是她寻找了二十多年的弟弟……

小说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故事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金钱的诱惑，良心的回归。谱写了一曲天网恢恢、邪不压正的反腐赞歌。

智勇不仅擅写小说、影视剧本，而且他在诗歌、歌词等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放眼当今文坛，能将小说、剧本、歌词、诗歌等艺术融于一身，并将之“锻造”为精品的人少之又少。

前不久，我和智勇应邀参加了上海大学生音乐节，我俩是总决赛的评委，智勇扎实的功底，谦和的为人之道，获得了同道的敬重和赞誉。

我曾写过《走向远方》，这首诗最适合智勇。

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重量。

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泪水都贮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

我们学着对待误解。学着把生活的苦酒当成饮料一样慢慢品尝，不论生命历经多少委屈和艰辛，我们总是以一个朝气蓬勃的面孔，醒来在每一个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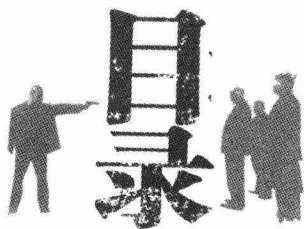
我们学着对待流言。学着从容而冷静地面对世事沧桑。‘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便是我们的大勇，我们的修养。

我们学着只争朝夕。人生苦短，道路漫长，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我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的我们也成了一处风光。

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我期待着智勇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佳作问世。

2009年7月28日于北京



- 第一章 祸起萧墙 /1
- 第二章 英雄入狱 /18
- 第三章 凌云赴任 /32
- 第四章 蝴蝶效应 /49
- 第五章 书记受困 /62
- 第六章 DV 解惑 /76
- 第七章 苦苦寻弟 /91
- 第八章 草地怪圈 /104
- 第九章 借题发挥 /118
- 第十章 处心积虑 /131
- 第十一章 嫁祸于人 /145
- 第十二章 幕后黑手 /158
- 第十三章 决战序曲 /173
- 第十四章 “假钞”失踪 /186
- 第十五章 冤家路窄 /199
- 第十六章 姐弟交锋 /211
- 第十七章 人质筹码 /224
- 第十八章 生死较量 /237
- 第十九章 南山“锁门” /251
- 第二十章 继往开来 /261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在崇山峻岭中穿梭着的黑色轿车，远远看去，就像浩渺星河里的一颗小小孤星，若隐若现，势单力薄。

山道上急转弯的路标被刺眼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路两边的山壁像刀削斧砍般凌厉恐怖。飞驰在这样蜿蜒复杂的路段上，司机当然是加倍小心，他利落地刹车、换挡，平稳地踩、放离合器，尽可能让车子避开满地碎石，好让后座上蹙眉入睡的王斌可以多休息一会儿——作为平江市的纪委书记，他总是有操不完的心。

好不容易看到了陡坡的尽头，司机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听见王斌轻微的鼾声，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该叫醒他。然而，没等司机开口，王斌就狠狠地撞在了前座上。他在剧痛中惊醒，模糊的视线和剧烈的头疼让他无法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辆巨型货柜车横冲直撞扑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司机做出了最为冷静的应对措施，但出乎意料的是，面对小轿车的竭力避让，货柜车不但没有任何闪避的动作，反而死死按着喇叭，咆哮着撞向他们的车尾，直接把他们向山崖逼去。

毋庸置疑，这是一场策划简单却执行彻底的袭击。在高速行驶的巨型货柜车面前，小轿车根本不堪一击，司机竭力避到崖边，才找到一个空隙，尽量靠近路边放慢了车速。眼看着货车直逼过来，他发出了最后的喊声：“书记跳车！”然而，王斌还没来得及摸到门把手，剧烈的撞击声和腾空而起的烈焰就吞没了一切。火焰和浓烟呼啸而来，把万里晴空和碧绿怡人的风景统统吞没，仿佛世界在瞬间坠入了黑暗。

冰冷的石头染了血，天边的白云也落了尘。

这场蓄意制造的车祸似乎只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开端，真正的恐怖阴谋正在悄悄酝酿……

首先登场的是一封恐吓信，内容是：祝您女儿生日快乐！同时附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骷髅头。凌云作为省纪检处处长，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恐吓信了，但她这次的不安感似乎特别强烈。



就在几分钟前，也有一辆卡车直逼凌云的座驾，在两辆车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一张纸条被牢牢地贴在了轿车的挡风玻璃上。

“如果这不是恐吓，而是车祸的话……”惊魂未定的司机不敢再想下去。

司机把那张纸条交给坐在后座的凌云，她依然端坐，和往常一样神色从容。她似乎早已对这种事司空见惯，或是坚韧、冷静的性格使然。她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将纸条放下，依旧叠成原来的样子。

对于恐吓信，当过刑警的凌云再清楚不过，它的出现不外乎传达了两种含义，一是挑衅，二是扰乱视听。对于如何判断信中所涉及的被害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目标，就只有靠当事者的判断能力了。只是凌云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对手这一次来势之猛，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正如恐吓信所显示的，噩运首先包围了离她最近的亲人们。可这个狡猾的寄信人显然并没有直扑凌云的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儿，而是首先瞄准了她的丈夫——在消防战线上奋勇拼搏了近三十年的优秀的消防支队队长杨天雄。

就在她乘坐的轿车与卡车相错的电光石火之间，杨天雄所在的消防支队则警铃大作，全体消防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跳上消防车，向发生火情的市染料厂进发。

杨天雄和战士们在车上谨慎地整理着自己的防护装备，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从容不迫的。他们像每一次出现场时一样，告诫自己，不要急不能慌，一定要让群众的人身财产伤害降到最低点。

“这染料厂明明是消防重点企业，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不知道是谁嘀咕了这么一句。

杨天雄皱了皱眉，示意说话的人不要多想，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消防车一停，杨天雄迅速到位。他在第一时间指挥战士们查清了起火点，随即戴上防毒面具和灭火器，冲进了浓烟滚滚的办公楼。大火过处，楼内的温度极高，战士们冲进去后就感觉像是掉进了火炉一样。有着丰富经验的杨天雄在紧要关头作出了冷静的判断，他迅速指挥队伍分散到火场各处，采用地毯式搜寻方式，搜查受困人员和危险物品。

火情逐渐受到控制，杨天雄命令各小队向楼内一层的起火点集中。就在他们穿过狭长的走廊，一直跟在杨天雄身后的副队长、他多年的搭档——赵海明突然离开了队伍，向旁边的墙壁靠了过去。

“怎么了？”杨天雄立刻用双手做出询问的姿势，并且大声向他喊话。

赵海明蹲在墙角边，耳朵紧贴着一扇被烟熏黑的门，同样一边打手势一边大声回答：“里面有人！”

这个地方先后由两个小组排查过，没有人报告说这里有人。杨天雄迅速靠了过去，仔细倾听，没听见一点动静。赵海明肯定地说，这里有人，并迅速指挥战士们撬锁，锁刚被掀掉，他就迫不及待地一脚踢开了门。

室内的浓烟立刻喷涌而出，同时传来一个男子的清晰的呼救声。杨天雄一愣，这样的呼救声，隔着门自己也不会听不见啊！但是这瞬间的迟疑立刻被迫切的救援取代了。赵海明已经冲在了他的前面，他们在南墙边发现了层层堆放的物品。

杨天雄忙跟了上去，一边顺着呼救声搜寻，一边仔细检查地上堆积的物品。突然，一排类似化学用品的塑料桶吸引了他的注意。杨天雄陡然一惊，凭借多年的灭火经验，他初步判断，这些东西是危险品。他费力地辨认着那些桶状物的文字标示，上面写着“燃料原料”。

事实果然指向了最坏的情况，杨天雄大惊失色，他冲到两个塑料桶前，发现桶盖没有盖严，稍微一凑近桶口，扑鼻的化学制剂的气味带着致命的威胁扑面而来，他回头大喊：“是松香水和机械润滑油！”

近前的赵海明闻言全身一震，急忙冲过来就要将其搬走。就在这时，窗台下一小堆废弃的面纱团被引燃了，火苗顺着窗口的气流向室内漂了过来。杨天雄迅速起身，用随身携带的灭火器扑灭了这个移动的火苗，然后冲到窗前，紧紧关上了窗门。

男子的呼救声突然又响了起来，他俩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向房间死角的一个资料柜靠近。呼救声从柜子后面清晰地传过来，杨天雄和赵海明默契地对望了一眼，同时扑了上去。

在赵海明的掩护下，杨天雄冲到文件柜后面。他看到，一个因为恐惧和被浓烟呛得不住咳嗽的老人正蹲着角落里。杨天雄立刻冲上去，把蜷缩成一团的老人抱了起来，往门口冲去，同时厉声对赵海明喊道：“通知其他人转移油桶！”

伴随着赵海明响亮的回应声，杨天雄迅速冲进了浓烟中。赵海明紧紧握住了手中的对讲机，里面传来各个小分队的报告。

“副队，三号地区火情已控制，请指示，请指示！”

“副队，二号地区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请指示，请指示！”

“副队！副队……”

报告和请示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而这一次，赵海明——这个他们信赖的副队长，却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的答复。此时，赵海明僵直地站在那里，似乎是被什么力量钉在了地板上，无法动弹。在护具的层层包裹下，他整张脸可怕地紧绷着，就连紧握着对讲机的手指都在剧烈地颤抖，像是身体里有个怪物迫不及待地要操纵他的一切。

滚滚的黑烟眼看着就要攻占整个屋子了，赵海明猛地一下将对讲机砸在地上，对讲机顿时爆裂开来，他却视而不见，冲到窗台边，把杨天雄关上的窗户又给推开了。随后他又转身撞倒了装满化学物质的塑料桶，这些危险的易燃液体很快流了满地。烈火烹油，刹那间，火焰爆炸性蔓延开来。



凶猛的火焰丝毫没有对解放了它的赵海明手下留情，烈焰伴着剧毒的浓烟扑向赵海明，死亡一下子镇住了他。短暂的迟疑之后，赵海明仿佛更加疯狂了，他冲到门口，取出身上的水枪。随着清水浇到火苗上，火势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摇摇晃晃地蹿起来。这个灭了一辈子火的消防员此刻惊恐得双手发抖，死死地睁着双眼，傻看着这一切。

背着受困老人冲到了楼梯口的杨天雄，做梦也不会相信自己身后发生的一切。他的对讲机中断断续续地传来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的报告，他在烟火较少的楼梯口放下了惊魂未定的老人，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氧气面罩摘下来，给老人戴上。同时，他熟练地检查着老人的领口，看是不是扎得太紧，以免妨碍呼吸。果然，老人的领口结结实实地扣着扣子，杨天雄马上蹲下身，解开了他的纽扣。怎料，老人里面还套着一件红色的内衣。这团火红此刻好像刺痛了杨天雄的视神经，让他有一种火团的簇拥感，但是他没有多想，进一步解开他的衣服，又拍拍他的后背。这一下子，老人的呼吸通畅了。

他刚想背起老人离开现场，走廊那头突然冲过来一个人。此人不是消防队的，也没有穿防护服，看起来像是大楼里的工作人员。他低着头捂着嘴冲到他俩面前，一把夺过老人脸上的氧气面罩，扔到了杨天雄手上。他留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个东西，你更需要！”然后不由分说地背起老人就狂奔到楼下了。杨天雄下意识地一回头，就看见那个男子刚刚跑过来的地方冒出滚滚浓烟。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戴上氧气面罩就冲向那个房间。他边跑边对着对讲机大吼：“二号地区需要增援！二号地区，增援！”

赵海明仍然停留在他自己制造的那个火场中心，只是他此时已不再使用水枪，而是向四起的火苗喷射着灭火气体，灭火剂所过之处，火力随之一减，但是，一些火苗已经扑向油桶和染料原料桶。

杨天雄冲到了门口，眼前是孤身奋战的战友，他毫不犹豫地拎起随身的鸭嘴式灭火器，拔出了开关旁的保险销。可就在这时，他脚下突然溅起了一阵水花，低头一看，自己正踩在一汪水里。他愕然地抬起头，看着赵海明。化学燃料所引起的火灾，用清水扑救，只会加大火情！作为经验丰富的消防队员，赵海明怎么会犯这种大忌！

这会儿，赵海明正在拼命灭火，情势已容不得杨天雄多想。他摁下了灭火器的开关，刹那间，染料桶后面的木柜被引燃了。在一阵噼啪的乱响中晃动起来，眼看着这个晃动的火柱就要倒在燃料桶上，一场大面积的爆炸就在眼前。

距离木柜最近的赵海明似乎没有察觉这个致命的威胁，他正专注于墙角的一堆棉纱。杨天雄冲了过去，使出浑身的劲儿吼道：“快！灭这边！”

赵海明全身一震，转身看见杨天雄不顾一切地冲向柜子，自己却丢了魂似的站在原地不动。眼看着染料桶旁边的棉纱也着了火，咆哮着向染料桶冲过去。杨天雄突然发现赵海明不同寻常的举动，他来不及有丝毫的考虑，急红了

双眼，冲赵海明怒吼：“你疯了！”

此刻回应杨天雄的却只有蹿升的火苗，第一只染料桶被点燃了。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天雄手中的灭火器却“吱”的空叫了一声，任凭他怎么压也放不出一丝气体来。失去了往日坚强的战友和有利的武器，杨天雄彻底失去了和强敌斗争的信心，他心底升起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绝望，惊恐地瞅了一眼燃烧的染料原料桶，向火焰中的赵海明大吼一声：“撤！”

赵海明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仍傻傻地站在火堆前一动不动，杨天雄冲到他身边，奋力地扯住他喊道：“赵海明！你聋了吗？快跟我撤！”

赵海明猛然甩开他，几乎是带着哭腔绝望地吼道：“队长，你就让我死在这里得了！”

“你说什么？”杨天雄愕然地看着赵海明。

就在这时，门外出现了增援队员的身影。面朝着门口的赵海明首先看到了来人，猛然一怔，反应过来，大喊一声：“队长，危险！”

赵海明一把抓住了杨天雄的手臂，用全身的力量把他推出门去。就在他的吼声和杨天雄的震惊中，“轰”的一声巨响，爆炸迅速吞噬了染料厂，淹没了在这场诡异的扑救行动中所发生的一切。

省委办公大楼的一间会议室内，一场紧急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议的省纪委书记孙岩坐在长桌一端，侧身向身边若有所思的凌云征询意见：“凌处长，你说两句吧。”

凌云点了点头，语调平缓而坚定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这次染料厂失火案，我个人认为是一场人为事故。以下三点，可以支持我的观点。第一点，染料厂是何水市重点防火单位，我曾三次亲自勘查过厂内的防火设备，三次均有消防人员随同。厂内在防火措施方面的工作非常到位，得到消防人员的认可，故而因自然因素导致火灾的可能性可初步排除。第二点，染料厂厂长王田伟任职前在消防局工作过，因此防火意识非常到位。防火在该厂来说，比生产还要重要，王厂长给工人们灌输过相当多的防火知识，此事可以通过这次工人有序的救火、撤退工作得到验证，这也正是这次火灾虽大，人员伤亡却很小的原因所在。厂内人员操作不当而导致的火灾的可能性可初步排除。第三点，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染料厂的运转举步维艰，面临着全面改革及缩减人员的情况，职工人心惶惶不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

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了下来，环视了一下会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期待她说下去。

凌云平静地继续说：“染料厂在安全方面投了巨额保险。”

这一下子，会场上本来就潜伏的议论声再也遮盖不住了，众人脸上都露出极度惊讶的表情。这种情况，是凌云意料之中的事，她和孙岩都沉默不语。



对着谁主动提出问题。果然，有人以难以置信的口吻说：“不会吧！搞这么大的动作骗取保险？这不明摆着是引火烧身吗？”

凌云抬起双眼，与提问者四目相对，斩钉截铁地回答：“是，但是犯罪分子有一显著的特征，就是敢于铤而走险。他们这么做还有捞回损失的一线希望，否则厂子倒闭，他们只能自认倒霉。”

另一个意见也出现了：“照你这么说，是厂内自己人……设计了这场火灾？”

凌云立刻回答：“初步来看，应该是这样。只是，事情有点自相矛盾。”

这样的答案立刻招来了更急切地追问：“凌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前面说了这么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凌云微微蹙起眉头：“正如诸位都明白的道理，连我这个非专职办案人员都能想到有可能是诈取保险金，那犯罪分子怎么可能去犯这么明显的错误？虽说有可能是孤注一掷，但是……总之，整件事情存在着很多的矛盾，事情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一时间，我也理不出头绪来，线索太少，只好等待公安、消防方面的消息，才能继续做进一步的分析。”在场的有人点头，有人面露疑惑。

场面一时冷了下来，孙岩看看大家，放下了手中的笔，朗声说：“不管怎样，公安局已介入此事，我们纪委要做的工作就是配合做好组织调查工作。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吧！”

离开了大会场，凌云和孙岩走进了省长办公室的小会议厅。对于这个能力和品行都值得自己欣赏和信赖的干将，孙岩一向对凌云的各种工作不遗余力给予支持，这次同样如此。他一边亲自给她递过茶水，一边说：“凌云啊，半小时不到，你就整理出这些线索来。看来，你还没有丢掉侦查员这个老本行啊！”

“您该批评我又在大胆假设了。”凌云笑了笑。

孙岩却摇摇头说：“倒退十年，我会这么说，如今的凌云能说出这番话，就绝对不会是假设。”

“多谢书记对我的信任。”凌云听到孙岩这么说，心里涌出一丝暖意。

孙岩点点头，继而神色变得凝重，他认真地看着凌云，对她说出另一个重要的情况。在染料厂的大火发生之前，省委接到了一封奇怪的匿名信。这封信的内容是举报染料厂领导贪污，而且跟平江市的一些黑恶势力有关。何水市一个即将倒闭的染料厂与省内发展速度最快的平江市有关系，这让凌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染料厂的问题，早就有人反映过。但是染料厂是何水市最大的国有企业，职工近五百人，一旦出现什么差错，就直接关系到五百人的饭碗，甚至影响整个何水市的稳定。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省委一直小心谨慎地秘密进行着，除了省纪委书记孙岩本人，也就几位上级领导知道。可是，调查还没有

结束，一场大火就来了。

“我不知道，这次事件和我们正在展开的调查有没有关系？”孙岩沉重地深吸了一口气。

凌云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她知道，虽然孙岩此时说他不知道，其实已经意味着有了最坏的打算。果不其然，秘书马上就带来了坏消息，这场火灾烧毁了厂里全部相关的资料、档案和账目。全部的巧合就这样凑到了一起，凌云心中一股疑云升起，只是此时的她并不知道，等待她的，还有一场更加意想不到的阴谋。

从火场直接被送到医院的杨天雄，脸上带着擦伤，胳膊上也有斑斑的伤痕，鲜血还不断地渗出来。可是，本该休息的杨天雄此刻心底却如油锅一样地翻滚着。火场上那些极端反常的场景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赵海明一系列古怪的表现隐约形成了一股线索，纠缠着他的神经。直到手术室的门打开，昏迷的赵海明被护士送到杨天雄眼前时，他依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所幸，医生确定了赵海明没有生命危险，背上的大面积烧伤，因为抢救及时，不会留下太大的隐患。杨天雄呆滞地听着医生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看着赵海明被推往病房。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电话铃声，他还在那里出神。

电话是凌云打来的，作为妻子的凌云声音温柔、宁静了许多。多年的相伴相守，她和丈夫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两个人都知道对方身处责任的中心，但是又都希望在工作之外，创造出一个纯粹平和的家庭生活气氛。所以，这个时候，凌云没有追问火场的详细情况，只是温柔地提醒丈夫，工作结束后早点回家，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女儿的生日。

女儿这个温暖的称呼名词，似乎平复了杨天雄心中的忐忑，给了他一股新的力量。他缓缓地走到病房外的长椅上，等待着正赶往医院的城西北消防大队的马一天和同事们，也等待着赵海明醒来后说出真相。

过了一会儿，穿上了防菌服的杨天雄在医生的允许下，进入病房，坐在了赵海明的床前，安静地看着背部受伤，只能趴在病床上的赵海明。赵海明紧闭双眼，似乎还在沉睡。封闭的无菌病房里悄无声息，似乎安静得能听到两个人的心跳。杨天雄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赵海明，俩人好像被定格了的电视画面一样。不知道过了多久，赵海明露在被单外的一只脚趾突然微微动了一下，他实在熬不住痒，用另一只脚趾去挠了一下。这个细小的动作被杨天雄尽收眼底。杨天雄长叹了一口气，绕到赵海明的床头，开口道：“海明！我知道你已经醒了。”

病床上的人没有任何动静。

杨天雄转身重新坐下：“如果闭着眼，就可以不用面对现实，那我和你一起闭着。”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很累，想休息。”这次，赵海明睁开了眼睛，但



是依然没有勇气面对着杨天雄。

杨天雄心里感到了悲凉，但仍坚定地说：“海明，现在房间里就我们俩，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赵海明似乎很费劲地抬头瞄了他一眼，又立刻把头埋进了枕头。杨天雄自言自语地说，他了解赵海明，从赵海明进队的第一天，两个人就认识了，算起来一起救了十多年的火。有这十多年出生入死的经历，他不相信赵海明不知道他的为人。

赵海明当然不会怀疑杨天雄的为人，可是他现在心有苦衷而不能言。他承受的压力不是这简单的诉苦就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不可能诉苦。如果他说了，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连想都不敢想。可是，面对杨天雄的追问，他难受极了，却只能生硬地回一句：“这个世界上，倒霉的全是好人。”

“我知道你肯定碰到什么难事了。你别一人扛着，你说出来，我帮不了你，还有领导呢！”赵海明这么一说，杨天雄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推断，他希望能够拉他一把。

“如果你到了悬崖边，只有跳崖一条路，你跳不跳？”杨天雄的劝慰，彻底激起了赵海明的抵触。

接下来，不论杨天雄怎么追问，他只是苦涩地摇头冷笑。杨天雄心里焦虑起来，他不明白眼前的老战友为什么明知是错，却还要继续错下去呢？要是真的错过了改正的机会，以后一定会后悔的。而有口难言的赵海明只能绝望地看着他，此刻，他最后悔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累了，你出去吧！”最后，赵海明干脆闭上了双眼不再面对杨天雄。

杨天雄痛惜地看着他，语气坚决：“如果你一定要这么执迷不悟下去，我会如实向上汇报真实情况。”

赵海明猛地睁开了眼睛，用突如其来的力气高声喊道：“真实情况？”随即立刻冷静下来，干笑了一声说：“看在多年战友的情分上，我劝你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一切都会过去。如果你一定要报上去……害的只有你自己。”待杨天雄和自己四目相对时，赵海明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这句好像是劝诫，又好像是威胁的话。

“你犯了多严重的错误？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一刻，杨天雄第一次感觉到心中充满了对昔日战友的愤怒。

忽然，病房门被推开了，马一天带领手拿着鲜花和水果的同事们进来了。这一派慰问英雄的热烈气氛立刻冲散了他俩的不快，赵海明突然换上了一张笑脸，在战友们七嘴八舌的称颂声中泰然自若地应承着。

“副队，恭喜啊！这眼看着奔四十的人了，还捞到这种公费‘换皮’的好事，真是恭喜啊！”在这种消防队员之间特有的玩笑和慰问的愉快氛围中，杨天雄悄然离开了。此时无论从精神还是身体上，他都无法也不愿意再去思考工

作中这些复杂的问题。他可以马上向领导说出赵海明的所作所为，眼前这个被人群簇拥着的救火英雄，也许一下子就会变成纵火凶手。他想起刚刚赵海明的笑容，分明还是那个赵海明，还是那个每次灭火后和兄弟们笑谈生死的赵海明。

杨天雄的脚步第一次显得那么沉重。如果赵海明确实有什么苦衷，自己冲动地说出来，岂不是害了他？不如等他的伤好一些，再好好地问问他吧。他叹了口气，离开了医院。也许他现在该回家了，回到洋槐路四十号，脱掉一身装备，忘记一切疼痛，单纯地做个给宝贝女儿过生日的父亲。

而他漠然离开的身影，除了赵海明，谁也没有注意到。

今天的寿星叫杨米乐，一个时刻被父母惦念在心的幸福女孩。对于她刚满二十一岁的人生而言，这世界上的一切灾难、痛苦和阴谋都不过是灿烂阳光下掠过的小昆虫，甚至不值得她抬起眼皮去看一下。爱情、梦想和自行车伴随着她快乐地穿过城市和人群，风一样地散播着她的喜悦。

今天不仅是她同爸妈一起庆祝生日的重要日子，也是她顺便向男朋友讨要礼物的绝好时机。杨米乐的这个男朋友可谓是万里挑一的工作狂，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陪她，杨米乐又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女生，所以也找不出什么责怪的理由。但是，重要的日子她还是可以趁机撒娇的。

掐着时间到达约会地点的杨米乐一阵风似的跑进餐厅，直奔预订好的三号餐桌。当她迈着服务员都跟不上的脚步，兴高采烈地跑到餐桌前时，这才发现那里空空如也，刚才还红苹果一样的脸庞立刻乌云密布，但她还是坐下来叹了口气，好像是心里小小地斗争了一下，最终，她用一個微笑安慰了一下自己。她看着自己的手表，低声嘟囔了一句：“三十分钟内不到，后果自负！”接着，她又转向服务员，声音清脆地说：“服务员！快给我来一份冰淇淋！”

话音未落，冰淇淋就到了，而且是她挚爱的草莓口味。杨米乐头也不回就知道一定会有人笑眯眯地问她：“唉，大过生日的，怎么火气这么大？”

这个人就是号称杨米乐男朋友郭涛的死党何远君。何远君在公安局户籍部门工作，平日里时间相对稳定，总是在郭涛行踪不定的时候充当一把灭火器。杨米乐毫不客气地接过了何远君递过来的冰淇淋，又毫不客气地冲着明知是来当出气筒却甘之如饴的何远君同志一撅嘴，埋怨道：“你出现了，准没好事！”

何远君一点儿都不介意，反而一本正经地逗她，说：“我得承认你是孙悟空的后裔，天生一双火眼金睛。”

杨米乐无情地打断了他的逗趣，单刀直入地追问：“本该出现在这里的郭涛又死到哪里去了。”她心想，本姑娘再怎么大度，这么重要的生日约会，男友都不出现，他也太过分了。

“看看今天的新闻，你就知道了。”无辜的使臣叹息道。



“懒得看!”杨米乐小脸一耷拉。

何远君见势打了一个响指,服务员立刻送上了一束火红的玫瑰,杨米乐对着不变的“人不到花到”的场面,不客气地揪出了藏在花里的小卡片:“乐乐!生日快乐!郭涛。”卡片上这个一点儿都不温暖人心的留言,让杨米乐更加生气,她没好气地瞪着何远君问道:“这,又是你花的钱?”

何远君坦白从宽:“我是代买,他会还我钱的。”

“得!你可别忘了跟他要!”终于得到了一句关心的话,让何远君笑了,可是杨米乐连他的一句谢谢都没听完,就忙着追问正牌男友究竟什么时候到场。何远君忠实地传话说郭涛还要去电视台送带子,让她不用等了。

于是风一样到来的杨米乐又风一样地消失了,把服务员送来的冰淇淋和一个傻乎乎的“男友替代品”扔在了餐厅。

服务员隐约听见了他们最后的谈话。

“你说你当一天的跑腿员,倒也容易,可你这连着当了四年的跑腿员,到底是怎么想的?”

“还能怎么想?一是为了哥们,二是为了你开心。”

“你伟大得让人觉得……”

服务员看着呆坐在餐桌边吃着冰淇淋的男人,忍不住偷偷地笑了。她见多了这种场面,心想这无非又是一出好友恋上朋友女友的戏。不过这个“冒牌货”的条件挺不错的,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卸下了公职的凌云端着给女儿准备的饭菜从厨房刚一出来,就听到杨米乐银铃一样的声音:“凌处长,我回来啦!”

这个被戏称为处长的母亲,也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享受着女儿的撒娇,虽然心里受用,嘴上还是轻声地批评她说:“知道啦!这么大嗓门,整栋楼都知道你回来了。”

杨米乐前脚进门,杨天雄后脚就到了。可是他并没有直接进屋,杨米乐快乐的身影和似乎总也长不大的模样,是他和凌云生活感受中最快乐的事情。为了这个,他们都竭尽所能地把工作上的麻烦关在“家”这扇大门外面,不管刚刚经历了怎样的危机,杨天雄总是一进家门就直奔门口的水池,打开龙头,在哗哗的水声中默默低语,让与消防员最亲昵的流水,洗掉一切阴霾。

这一次,他在水池边停留的时间格外的长,按捺不住的杨米乐凑了上来,笑盈盈地看着他说:“爸爸,看来,您今天的烦恼不小哇!冲到现在还没有冲走?”

杨米乐上前一把将水龙头关掉,挽着杨天雄的胳膊就走,不想她这亲昵的动作,触痛了杨天雄胳膊上的伤口。本来没有打算将此事告知家人,却被眼尖的杨米乐一眼看穿了。她执意将杨天雄的袖子挽了起来,看见被大片纱布包扎的伤口,杨米乐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掉了下来。她吵着让杨天雄别再干这危险的

工作，宣称自己即将成为电视台主持人，相信凭借她的美貌和智慧，著名主播的理想转眼就能实现，爸爸妈妈可以在家享清福。

凌云没有接杨米乐的话茬儿，也没有过多地关心杨天雄的伤势。这种事情她经历多了，作为消防员的妻子，她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准备。要说凌云不心痛是不可能的，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她要是再说，杨米乐肯定得闹个不停了。所以，凌云没有说话，只是用一个眼神表达了自己的关心。杨天雄默契地点点头，引诱着杨米乐把话题转移到她的实习和男友身上。

“哦？小郭今天又去工作啦？”凌云自然是站在自己女儿这边，语气中略带不满。

一见到家里的两个女人站在了同一阵营，杨天雄赶紧表达了不同意见：“男人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这是证明他有责任心、事业心。乐乐，爸爸觉得他做得对！”

杨米乐不高兴地嘟哝着：“哼，他要不就永远别出现，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他！”说完，她便转身跑到冰箱前去倒饮料了。

凌云和杨铁雄相视一笑，心想他们这个宝贝女儿，前一秒钟还梨花带泪地心疼老爸的伤势，后一秒钟就一门心思只记得自己的男朋友了。唉，果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这位惹恼他们女儿的罪魁祸首，此刻心里可全然没有杨米乐的存在。他正埋头研究着染料厂大火中抢拍到的素材带，小小的DV机播放器画面上，是浓烟四起的工厂外墙。就在镜头缓缓扫过一扇冒着浓烟的窗口时，一个穿消防服的男人突然出现，将窗户关上了。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另一个消防员却又打开了这扇窗户。

在一遍遍的倒带声中，俊朗、敏锐的郭涛似乎发现了什么，可他又无法得知答案。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他拨通了自己的24小时专属热线何远君的电话，刚刚才为当他信差积攒了一肚子火气的何远君本来打算冲着死党大发一顿脾气，可是郭涛却立刻甩出了撒手锏，冲着电话说：“来吧，我们一起去给米乐过生日！”

善良的何远君就在他得逞的讪笑声中再一次上当了。当他兴冲冲地来到郭涛家，发现郭涛根本就没打算去给杨米乐过生日，而是找他来解决什么消防常识上的疑问，这时，他真是想把这个哥儿们的头给撬开，看看里面到底出了什么毛病。郭涛根本没理他，他俩是一同长大的，郭涛再清楚不过何远君的脾气了，何远君不会跟他生气。他继续重复着自己的疑问，非让何远君针对他发现的问题说出个所以然来。

何远君无奈地看看他，说：“如果房间内起火，应该关上窗户，这样能防止空气流通，降低火势，也能防止室内的火通过窗户蔓延到别的房间。”

郭涛眼睛一亮：“你说，会不会有消防员不知道这个常识？”

